

經濟發展與文化建設

—日本工業化的國民教科書「自助論」①

平川祐弘

（本文係作者於一九九一年九月二十至二十一日參加由國際關係研究中心在台北市舉辦的第三屆「亞洲展望」研討會上發表的論文，作者透過介紹日本明治初期翻譯自助論之經過，來說明日本工業化的文化基礎，這對於正致力於經濟發展的我們，頗具參考價值——編者。）

明治時代（一八六八～一九一二）日本工業化的國民教科書為當時日本的代表性儒者——中村正直（一八三二～一八九一）譯自斯邁爾斯（Samuel Smiles，一八一二～一九〇四）所著的自助論（Self-Help，日文譯名又稱西國立志編，一八五九年出版）。一八七一年在日本翻譯出版的自助論乙書，據說在明治時代就銷售了一百萬冊以上。②

中村正直逝世到今年正值百年，他是明治初年繼福澤諭吉之後，最具影響力的啟蒙思想家。藉此機會，筆者想談談工業化的英國維多利亞王朝的勤奮、倫理，是如何被引進到東亞的日本來的？以及給日本帶來了什麼樣的影響？換句話說，為了發展經濟，其倫理與日本傳統的儒教倫理稍有不同，到底必須著重哪一方面？也就是明治時代日本的文化政策及倫理政策方針的修正問題。易言之，就是日本如何捨棄以中國為典範，而改向英國學習的經過。

眾所皆知，幕藩體制末期的思想家佐久間象山（一八一～一八六四）所提倡的有關日本現代化的口號是「東洋道德西洋藝術」。「東洋道德」是指在儒教道德裏摻入武士道德，而「西洋藝術」則是指產業革命以後，西洋列強所擁有的技術和工業力。

象山的口號後來被稱為「和魂洋才」。也就是說，作為一個日本人，在精神方面要繼續保有「大和魂」，而在物質方面

註① 本稿為中央公論，東京，一九九一年六月號所刊，平川「自助——工業化的國民教科書」之濃縮稿。

註② 自助論銷售了一百萬冊，影響明治的日本深遠，所以又被稱之為「明治的聖經」，是因為當時受感動的青年很多，甚至有所謂「改造余者乃此書耶」。在英國也是一樣，一八五九年此書出版時，也顯現出「繼聖經之後」的暢銷程度。但是，一般在英國即使是最暢銷書的數量也比日本少得多。在英國的銷售量，十九世紀一整世紀也不過是二十五萬冊左右。無論是從人口或以識字率的數目來看，十九世紀後半的日本也是世界上屈指可數的讀書大國。當時，若光從讀書人口這一點來看，日本遠較中國為大。

，必須引進西洋的學問技術，以創造一個不輸歐美列強的國家，這即是明治時代全民的口號。也可以說是在一千年以前日本人所提倡的所謂「和魂漢才」的精神轉換。

日本所提倡「和魂漢才」等口號的心理，與十九世紀末清朝中國的知識份子高唱「中體西用」，有極相似的背景。首先，某些人內心真的認為東洋在精神方面的確比較優秀，有著儒者、武士的自信。又有一些人，實際上對於傳統的道德不是很有信心，但是身為人就要有尊嚴，既然爲了維持身爲國家的一份子，就必須強調本國精神面的長處。很明顯地，在形而下的物質方面，東洋確實比西洋落後，所以想在形而上的精神方面來強調本國的價值。

在此種情況下，於是乎日本從十八世紀後半即靠自己的手編著和洋對照的蘭和辭典，以吸取西洋的知識。進而一步步的學習醫學、軍事、化學等形而下方面的學問。在此種風氣之下，有人注意到在西洋工業社會裏存在著勤勞倫理，便開始向日本人介紹。中村正直即是先驅之一。

中村正直出生於西元一八三二年，比福澤年長三歲；其父親原是農民，但買了御家人的家格（御家人原指鎌倉幕府將軍的家臣，而在江戶時代，有御家人將家格賣給農民或商人的情形），成爲旗本（江戶時代武士階級之一，家祿未滿一萬石，而在五百石以上者稱之，五百石以下稱爲御家人）的下級武士。中村之所以強調自己的自助努力比出身重要，與他本人並非出身於門閥之士有關。中村是所謂的神童，在自叙千字文裏有下列的一段：

人井部塾。惑溺小說。水滸成癖。就桂甫周。竊習蘭籍。師輒覺察。隨加呵責。迨十七齡。寄宿茗甞。

中村十七歲時進入德川幕府的學問研習所昌平覺，二十二歲即一八五三年，立誓「蘭學之業不可半途而廢」，這時美國的培里艦隊剛好在兩個月前即六月駛入浦賀。中村是位儒者，除了鑽研漢學之外，並意識到發生緊急情況時的需要，暗地裏還不斷地學習荷蘭語。當時的中國或朝鮮，大概沒有一位儒學者像他一樣，即使被老師責罵還偷偷學習西洋語言的吧？

中村在三十一歲時就當了「御儒者」，所謂「御儒者」即是在昌平覺地位最高的教授，中村被公認爲是德川末期日本儒學的最高權威。在當時只有兩個名額的嚴格限制之下，他是有史以來的最年輕者，可說是破格提拔。中村身爲儒者，從事教授工作以外，並沒有停止蘭學的研究。他並且立志學英語，一八六七年向親友勝海舟借來英漢字典，並將它抄寫下來。

勤奮的中村也想到西方開開眼界。一八六六年，當德川幕府首次遴選十三名年輕人派遣到英國去時，中村向當局表示自己願意當留學生管理員一同去倫敦。當時西洋的學問分爲「性靈學」和「物質學」兩種，形而下之學問，在日本已介紹很多，但了解形而上之學問的人却寥寥無幾，中村表示自己願意站在儒者的立場去研究其善惡，探究其邪正利弊。德川幕府批准

了中村的請求，原本所謂的昌平齋是擁護儒學的學問研習所，一般認為裏面的儒者爲了自衛都會排斥洋學的，但政府却贊助了中村的西航。

中村在維多利亞王朝鼎盛期的倫敦，體驗了非比尋常的文化衝擊。中村曾以漢文載述當時的回憶如下：③

余尚記童子時聞清英文兵。英屢大捷。其國有女王曰維多利亞。則驚曰。眇乎島徼。出女家傑。乃爾。堂堂滿清。反無一箇是男兒耶。後讀海國圖志。有曰。英俗貪而悍。尚奢嗜酒。惟技藝靈巧。當時謂爲信然。及前年遊於英都留二載。徐察其政俗。有以知其不然。今女王不過尋常老婆。含飴弄孫耳。而百姓議會權最重。諸侯議會亞之。

中村十歲時曾接觸有關鴉片戰爭的新聞，而且長期閱讀在日翻印的魏源著的海國圖志，因而相信該書內容，及至赴英都，目睹維多利亞女王乃立憲君主，並無實權；得知英國實施代議政體的事實後，著實大爲吃驚。中村說明英國下院和上院的職務表示，按照英國的例子，民主制度力量的根源未必求之於上面的統治層，而是求之於下面民衆的獨立心。此乃「論曰」中有關英國彌爾的政治思想之介紹。

論曰，國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權者，由於其有自主之志行。

如此闡釋的中村，回國之後，更不可能對西洋人的精神世界不關心。中村在倫敦時，曾到處尋問別人支撐工業社會的倫理到底是什麼？於是有位英國朋友送給他一本書，告訴他答案就在書上。那本書就是 Samuel Smiles 的 *Self-Help*。

中村正直在人生的旅途中，曾受過兩次強烈的衝擊。最初的衝擊是抵達倫敦之後，目睹英國不但物質上繁榮，而且精神上也很優異；第二次的衝擊是中村還在西洋時，德川幕府垮台，自己的將來失去展望。

一八六八年回國，但已經不能住在江戶了。中村和德川家的人們離開都城，擔任靜岡學問所的教授。在自敘千字文④裏記了當時的生活：

註③ 中村正直的諸論、明治開化期文學集（現代日本文學全集）昭和六年，改造社，第五六七頁。而把漢文改寫成日文版的有斯邁爾斯原著中村正直翻譯的西國立志

編（自助論），講談社學術文庫。

註④ 同註③，頁五七二。

遷住靜岡。種菜灌畦。農樵爭席。鷗鳥無猜。芙蓉當牖。著述掩扉。

中村就在鄉下將斯邁爾斯的自助論翻譯成日文，為第一本被正式翻譯成日文的英文書籍。中村之所以認同維多利亞王朝啟蒙思想家斯邁爾斯，與其說是認同新教的倫理，不如說是認同內涵於新教倫理當中的與儒教倫理之共通性。中村讀了該書當中各個吸引人的具體實例，他相信支撐工業化英國社會的倫理道德——自立、勤奮、節約、剛毅、責任，與儒教的倫理道德並無差別。

斯邁爾斯的自助論^⑤以

“Heaven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 is a well tried maxim, embodying in a small compass the results of vast human experience.

這句響叮噹的英文格言開頭。中村把它以更漂亮的日文翻譯出來。

天ハ自ラ助クルモノヲ助クト云ヘル諺ハ確然經驗シタル格言ナリ。僅ニ一句，中ニ歷ク人事成敗，實驗ヲ包藏セリ。

「天助自助」這句格言確實是經過考驗的格言。

僅僅一句就蘊含了遍歷人事成敗的實際經驗。

日本人很自然地就接受了這段文字。因為大多數的日本人都感受過格言當中蘊含的真實性。但是，這句格言最早是由斯邁爾斯的思想之父——富蘭克林，比斯邁爾斯早一個世紀，在美國印成「月曆」出售時所用的：

God helps them that help's themselves.

(神助自助者)

是多麼富有基督教國家之韻味。

後來，格言當中的 God 被改成 Heaven。那是因為用 Heaven helps 有押頭韻，音調較好聽，在意義上並無多大的變

註⑤ Samuel Smiles 之 *Self-Help* 的新版，藉由一群擔憂英國生產力低落的人之手，於一九八六年由 Sidgwick & Jackson 社再版。同時也被隱藏在 Penguin Business Library。

化。但是，由於一個字的不同，斯邁爾斯的日文版，才得以在日本流傳，這點是不能忘記的。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自助論日文版出版的一八七一年七月，乃是以岩倉具視為首的美歐巡迴使節出國之前，禁教令在形式上還未被廢止。開國後的日本讀者對陡斯、God 仍抱持反感，當他們接觸到「天助自助」的譯文時——事實上到現在也一樣——他們感受中的「天」不是基督教的神，而是具有儒教含義的。那個「天」就是明治維新的英雄西鄉隆盛常說的「敬天愛人」的「天」。

而中村在英國所最佩服的西洋文明的優越性，再怎麼說，還是物質面的成就，即其工業的發達。在斯邁爾斯的自助論裏，印象最深刻的是其第二篇「發明創造新機器的人」當中一連串的略傳和附加在第二篇裏中村所寫的序論。一八七一年日本當代第一流的儒者——敬字中村正直完全肯定了心目中孔子的理想時代，而稱讚此一新的時代。下列文章當中的「古帝王」指的是堯舜的時代，乃是不容置疑的。

福哉今日西國之民也。雖古帝王庸何及乎。昔者方隅自封。智識狹隘。今也四海交通。學問淵博。昔者教化不明。風格慘刻。今也崇敬神明。志行虔誠。昔者君上尊權。民如奴隸。今也人得自主。共謀公益。昔者法教有禁。強迫人心。今也任民自擇。王者不問。昔者俗尚勇悍。動生仇隙。今也人嗜道藝。互篤友愛。

把對十九世紀的「今日」西洋之讚美，完全建立在和「昔時」的比較之上。如此的對句一共有十七句之多，內容未必僅限於西洋的古時與西洋的現在之比較，乍看之下似乎如此，其實中村同時也把鎖國時代的日本和開國以後的日本也作了比較。最初的一句對句，除了表示古時實施封建制度，所以知識狹隘，如今交通四通八達，學問也愈益深廣之外，話說西洋歷史，同時也道出了明治初年日本的「現狀」吧？

在下述的文句中也談及廢止官僚統制經濟後，可以自由地輸出、輸入，而造成國家富強、繁榮之光景。

昔者商賈貿易。官府限制。今也信其自然。百物亨通。昔者工事不盛。貨財不生。今也物料輸入。製造輸出。昔者房屋庫小。規制不備。今也華堂人雲。究極工巧。昔者器皿粗澀。資生有缺。今也供具精美。身心快適。昔者盤饌烹調。唯供土物。今也唐茶竺糖。朝涵夕濡。

中村寫道：以往用難看的餐具食用當地生產的食物，今天中國產的茶、印度產的糖都有所進口。但是，當時中村所回憶的並非日本的飲食生活，而是倫敦的早餐的光景……

但是中村所翻譯的自助論，值得感嘆的是：這本書在整個明治期間大家廣泛閱讀時，在第二篇的序文裏，中村所記述的文明生活，終究完全變成日本人自身的生活了。一八七〇年中村從靜岡住家的窗戶一面眺望富士山，一面關起大門寫這篇讚美文明的序文時，中村記憶中的「火車」也好，「電報」也好，「路燈」也好，都是西洋有而日本沒有的。序文當中有一句：「今也火車汽船，安坐行遠」，洋溢著中村自己搭英籍船隻尼泊爾號等去倫敦的回憶，以及歸途路過法國陸地在火車上的回憶。

昔者山海遼闊。跋涉艱難。今也火車汽船。安坐行遠。昔者天涯地角。夢魂難達。今也電報告急。千里面談。昔者街衢夜黑。荏苒竊發。今也街燈如晝。擊擊肩摩。昔雁魚不便。急難吞聲。今也一柬一錢。達於四境。

自助論廣泛被閱讀，固然是斯邁爾斯的文章內容使然，但是不可忘記的是：中村正直的這類解說文章強烈地打動了日本的讀者所致。明治時期的日本，一八七二年東京橫濱之間的鐵路通車了；一八七五年東京及本州最北端——青森的電報開辦了；一八七二年在橫濱有了煤氣燈；一八七一年東京、京都、大阪之間的郵政制度開始發揮功能。

十九世紀後半日本人中村對西歐的讚美與二十世紀後半「鎖國」體制下的東歐各國的人們對西歐的憧憬非常的類似。另外，「今」「昔」之間的對比與西方民主主義國家和東歐人民民主主義國家之間的對比亦極為相似。

昔者朝多秘景。野有鬱衷。今也廟論巷議。日印萬紙。

古時國家政策由中央秘密決定，在野鬱積了許多被拒絕參與政治的人們的憤怒與不滿。⑥但是今日已邁入萬機由公論定奪的時代，言論、出版的自由受到保障。

斯邁爾斯給英國中產階級子弟的忠告是：如果想在此生成功的話，必須勤奮努力、致力節儉、愛惜光陰、認真地工作（年輕時代沉迷於水滸傳的中村正直，後來却忠告明治的年輕人切勿閱讀稗史，大概也是受到斯邁爾斯的影响吧！）。中村翻譯斯邁爾斯原著自助論讓日本的讀者深信：雖然日本現在只不過是國際間的一個貧窮少年，但只要遵行前述的德目，則可以躋身為強富之國。自助論不但給了每個人「只要努力定可成功」的希望，也給了廣泛的國民「日本只要努力就可與西方列強

註⑥

絕對不是古代的事。在中國大陸，國政秘密地在黨中央或中南海決定，在野有鬱衷。

並駕齊驅」的信念。^⑦

但是，自助論裏所涵蓋的各種教訓，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第二篇論述「發明創造新機器的人」。一般而言，中村是西洋文明的禮讚者，但他認為西洋人民福祉的真正原因還是在於科學技術的進步，所以在第二篇的序言中有下述的結論：

嗚呼如此福運。何由而致哉。得無非教化日明。而人心嚮善之效乎。雖然。非有究水火之理。創造機器者。則德雖正。而用不利。生不厚矣。思此。則創造機器者之功德見焉。

孔子常求諸理想於「往昔」以儆「今日」。而，在其對照中形成了儒教思想的核心——尚古思想和與其有關的中華思想。以前在農業社會裏，因為老人的經驗受到重視，所以尚古才有意義，可是如今那已經只不過是精神的惰性而已。對中村而言，已經不認為「三皇五帝」的時代是理想的時代了。中村確信所謂的「福」就是創造機器者的功德。中村捨棄以孔子所代表的舊中國為典範，而親身改以工業化的英國為典範。自敘千字文道：

慶應二載（西曆一八六六年）、凌跨大洋。遂抵龍動。術藝之場。伴侶秀邁。麒麟鳳凰。兼葭倚玉。鬢毛帶霜。朝課暮繹。較短角長。錐股懸梁。何暇憶鄉。初謂島微。眇叢越裳。詎料規模。宏闊盛昌。虔奉真神。振整紀綱。德善懲兇。姦惡隄防。鰥寡孤獨。盲啞癡狂。救恤醫療。條例審詳。厥民活潑。峻偉雄剛。忍耐眼勉。驚悍奮揚。格物探蹟。扶掖祕藏。分析毫芒。培根（Bacon）碩匠。尸祝瓣香。牛董（Newton）引力。自暗發光。豪傑挺起。斬關鴻荒。各誇創造。孰甘襲常。樓閣闕麗。崔嵬嶙峋。街市洞達。貨財充填。綺羅駢闐。車馬殷轡。若夫富強。宇宙誰倫。

這篇文章顯示出中村在倫敦從西洋的技術文明和精神文明受到如何地衝擊。而正因為曾經是代表日本最高學府的儒者——中村轉而成一謳歌西洋文明的人，所以以舊德川子弟為首的日本子弟也都一起跟著轉向了。如此形成了 Japan's Turn to the West。

註⑦ Marius Jansen 寫道：So the advice which Smiles (whose chapters began as talks to factory boys anxious to get on in life) advanced—hard work, thrift, of romance and imagination—convinced his readers that their country, a poor boy in the family of nations, could become a land of property and power. M. Jansened. *Changing Japanese Attitudes Toward Moderniz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9, p. 67.

幸田露伴（一八六七—一九四七）受了斯邁爾斯自助論的感化而步入著述活動的人，一八九八年寫了適合少年看的文明之庫一書。書上把斯邁爾斯和中村的文明史觀簡約如下：

人類的幸福一定是由人類創造的。

文明史即是幸福的歷史。

文明史是人類功績的記錄。

露伴的「幸福」就是直接肯定前述中村所說的「福」，是樂天的進步史觀。所以露伴作了如此斷定：

文明史的裏面是應該立即實踐的道義三教訓。

那也是明治日本邁向文明開化運動響亮的衝鋒號角。蒸汽機、織布機械的發明者以及發明種痘的日納爾（Jenner）對斯邁爾斯而言，及對中村正直、幸田露伴而言，都是文明史的英雄。露伴之所以執筆寫作五重塔等一連串以手藝人為主角的小說，當然是除了本人對於手藝人性的一種共鳴之外，更因為手藝人是創造物品的人，是人類的模範。中國的士大夫說：「君子不器」，中國的讀書人討厭自己動手，相對的日本的武士不嫌棄自己動手，日本武士也是不嫌棄自己成為工程師的人。

在斯邁爾斯的自助論裏寫著法國陶匠巴律西（Parisys）談煞費苦心的過程，令人印象深刻。露伴認為既然西方有位優秀的陶匠巴律西，東方也有位陶匠加藤景正，於是決心寫一本東國立志編以應西國立志編。明治三十一年出刊的文明之庫寫著日本陶器、和紙、鐵器、假名等發明者的故事，那是日本的作家幸田露伴依樣畫葫蘆論發明創造新機器者的「日本篇」。因此出自露伴之手，寫出了汽船的發明家（一九〇一）、鐵的故事（一九〇九）等適合少年閱讀的作品。中村正直翻譯的斯邁爾斯原著自助論成為日本兒童文學，並成為發明發現故事的一大源流。

自助論在明治時代被當作小學的教科書。以後到了分發教科書的時代，在國語教科書或公民與道德的教科書裏常選自自助論裏改編的故事。其代表性的有改編自陶匠巴律西的「陶工柿右衛門」。

日本有很多讀了斯邁爾斯著，中村翻譯的自助論而發奮圖強的年輕人，其中必須一提的名字就是堪稱為日本愛迪生的發明之王豐田佐吉（一八六七—一九三〇），其子孫除了經營豐田自動織布機製作所之外，還有豐田汽車股份有限公司，豐田汽車產銷世界各國。

生長於濱名湖（靜岡縣）西側的豐田佐吉在遠州（靜岡縣的西部）接受明治初年盛行的二宮尊德的教化，深深受到素有「報德宗」之稱的尊德的勤奮倫理的影響。並且在斯邁爾斯自助論的感化之下，發奮要成爲發明家。

尊德勤奮的教化，^⑧串連到斯邁爾斯的自助思想的這段史實，暗示著：把明治產業主義的勤勞倫理接枝到日本德川時代農業社會的勤勞倫理的土壤上，實在是極爲有趣。總之，對今天的第二世界乃至第三世界的人們而言，經由工業化以實現現代化之際，所面臨最大的課題就是如何在本國舊有的傳統之上，去接枝和培育工業社會裏所必須具備的勤勞倫理。中村曾經去英國尋找西洋的勤勞倫理，而找到責任、自立、剛毅、勤奮等德目回國。那也是因爲這些德目本來就是潛在於德川時代的日本的倫理要素，所以直到明治時代才能被視爲日本自己的東西，爲大眾所接受，明治的現代化，工業化絕不是在白地上生根的，是因爲有其前面所歷經之過程才得以達到發展。顯示出明治維新的革新性和持續性，正是象徵著從二宮尊德過渡到斯邁爾斯的發展。

幸田露伴的少年立志傳鐵三鍛裏，男主角鐵造少年手裏所拿著的書，在一八九〇年的初版，是尊德的報恩記，再版以後却改爲斯邁爾斯的自助論。作者是配合時尚更改書中男主角所看的讀物，但是不管在何種場合，把兩本書對調，讀起來也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勁，那是因爲幕府末期二宮尊德（一七八七—一八五六）所教化的勤勞倫理與斯邁爾斯所提倡的勤勞倫理幾乎是一致的。那都是借用露伴鐵三鍛所說的——

勞動的報酬是你自己該受自天的無盡藏

關於斯邁爾斯的影響該說的還有很多。將中村正直翻譯的自助論介紹到中國的是康有爲的《日本書目志（一八九七）》。在《日本書目志》的序文裏：

泰西之強不在軍兵砲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學新法之書，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學理。

這些話語裏回應了下列中村正直自助論第一篇序言裏的話：

註⑧ 筆者擬附加說明：對二宮尊德的勤勞倫理評價極高的人有韓國的盧泰愚總統。

余譯是書。客有遇而問者。曰。子何不譯兵書。余曰。子謂兵強則國賴以治安乎。且謂西國之強由於兵乎。是大不然。夫西國之強。由於人民篤信天道。由於人民有自主之權。由於政寬法公。

自助論由中村所譯的再轉譯成中文譯本。(羊羔譯、上海通社、一九〇三)。留學日本、英國之後，任湖南第一師範學校教授的楊昌濟，是毛澤東的老師，也是毛澤東第一個岳父，在新青年第二卷四、五號(一九一六—一七)裏，介紹了斯邁爾斯。寫道：

天助自助者，乃英國教育家之格言。人人有獨立之精神，斯可鑄成獨立之國勢。

自助的精神與獨立的精神相通。從漢城到東京留學的崔南善(一八九〇—一九五七)，是在朝鮮最初介紹自助論的人，也是翻譯者(轉譯自畔上賢適的日文譯本)。不僅如此，以個人而言，重視自立精神者，其身為國民也一定渴望獨立自主。崔南善在一九一九年執筆寫了三·一獨立宣言。為崔南善在漢城的文章救國運動派遣印刷工支助的秀英舍印刷所的佐久間貞一，是曾經親自受到中村正直教誨的舊幕府家臣，因在東京出版自助論而得以重振家運，這絕不是單純的偶然。

Self-help「自助」和 **Selfishness**「自私」是不同的，這是斯邁爾斯在自助論再版序言中所說的話。中村正直在英國受到尊貴的榜樣所感動，於是設立了東京盲啞學校，是日本第一位教育盲啞人士的人，所以一八九一年六月去世時，在他的喪禮上有盲人團體約七、八十人，悄悄地隨著他的靈柩，他們藉此對於給盲人自立力量的中村先生表示了感恩和哀悼之意。**Help others help themselves** 這是十九世紀斯邁爾斯的精神，也是中村所付諸於行動的。同時也是邁向第二十一世紀，先進國對外援助所必須擁有的基本理念。在國家層面如此，在個人層面亦復如此。

助他人能自助者。

*

*

*